

2019

中国当代
诗人诗选

康 涇 主编



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
ZHEJIANG GONGSHANG UNIVERSITY PRESS



康涇，本名陈伟宏。浙江桐乡人，祖籍长兴。浙江省桐乡市作家协会主席。著有长篇小说《青镇人家》、诗文集《稻草人》、诗集《50°》等，主编诗集《寻找》。

2019

中国当代 诗人诗选

康 涇 主编



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
ZHEJIANG GONGSHANG UNIVERSITY PRESS

· 杭州 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中国当代诗人诗选/康涇主编. — 杭州: 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, 2020.1

ISBN 978-7-5178-3723-7

I. ①中… II. ①康… III. ①诗集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2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20)第013875号

中国当代诗人诗选

ZHONGGUO DANGDAI SHIREN SHIXUAN

康 涇 主 编

特约编辑 李大军

责任编辑 刘淑娟 王黎明

责任校对 张春琴 夏湘娣

封面设计 林朦朦

责任印刷 包建辉

出版发行 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

(杭州市教工路198号 邮政编码310012)

(E-mail: zjgsupress@163.com)

(网址: <http://www.zjgsupress.com>)

电话: 0571-88904980, 88831806 (传真)

排 版 杭州红羽文化创意有限公司

印 刷 杭州宏雅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 880mm×1230mm 1/32

印 张 10.875

字 数 224千

版 次 2020年1月第1版 2020年1月第1次印刷

书 号 ISBN 978-7-5178-3723-7

定 价 48.00元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

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营销部邮购电话 0571-88904970

让真诚和善良包围我们， 才不会感到孤单

——代序



为诗选写序，基本上是诗评家的事。他们总是洋洋洒洒上万字，对其中的诗歌评头论足，间或蹦出一些专业术语来。我不是诗评家，自然可以不落这样的俗套，不必拿书中的诗说事。更何况，我觉得与其做那么多分析，归纳总结，倒不如直接读诗。选诗者，自有目光判断。本书所选的诗，不只代表诗人水准，也凸显我对这些诗歌的喜爱。

—

给名家诗选作序，生平第一次。

一个人一生中有无数第一次。比如，我2014年第一次主编诗集。那是桐乡17位当代诗人的作品集，书名为《寻找》。作者中，包括江离、邹汉明、沈木槿等多位桐乡籍在外诗人，以及当时活跃于桐乡诗坛、后来成为凤凰湖诗社骨干成员的诗人们。诗人伊甸应邀作序。

又如，2015年7月我第一次尝试创设以我的笔名“康涇”命名的诗歌平台——它成为我当时几乎“每日一诗”的发布平台。

还比如，一年以后，更名为“康涇诗家园”的诗歌平台第一次尝试约请国内诗界大咖，推出《名家》栏目（后来分设《名家有约》《名家来稿》，后又更名为《诗名家》）。第一位推出的仍然是伊甸。（题外话：伊甸是我大学学长，是1984年成立的“远方诗社”首任社长；海宁人，但从小在桐乡长大。）第一批推出的名家包括黄亚洲、梁晓明、海男、王自亮、庞培、汪剑钊等，是我从当时的微信

好友中慎重挑选出来的。

一个人的第一次总是最难忘的，也是最值得纪念的。

一个人无数的“第一次”，最终构成了他（她）丰富精彩的一生。

二

本书初稿书名为《中国当代名家诗选》，“名家”的故事必须说说。

2016年，“康泾诗家园”开设《名家》栏目，现在回想起来，我是有两点私心的。

私心一：渴望接近名家。

作家余华，被认为是除莫言外，离诺贝尔文学奖最近的中国作家之一。有一次余华回家乡海盐，县文联主席林周良（我的大学同班同学）告知我消息，我立马赶过去，有幸与余华坐在一张桌子上吃饭、喝酒。他喜欢喝黄酒，一喝脸就红，说话却很亲切很豪爽，没有一点名家的架子。我心想，原来名家跟自己也差不多，于是和余华轻轻松松合了影，

还在朋友圈晒了照片。结果一个晚上点赞人数超历史，心里那个热腾劲儿就甭提了。事后想想，以前常对追星族嗤之以鼻，轮到自己，还不是一样脱不了俗。

举办“丰子恺散文奖”，因为作协主席的身份，主办方每次都拖了我赴西安，与《美文》杂志社常务副主编穆涛会面，商议活动相关事宜，便也得幸两次见到著名作家贾平凹。第一次见面的地点是在他老家，正赶上他弟弟家办喜事。而我们又是在晚饭之后，驱车一个多小时后才摸黑进了村子。见面的时间加起来不到10分钟，后面还有一拨人等着呢，心想能够见着已是福气。第一次见面就跟贾平凹合了影，发到微信朋友圈里，又把那些爱好文学的青年羡慕得要死。你说，要是心里没有一种渴望接近名人的心理，怎么可能那么在乎别人的点赞和羡慕呢？后来又有一次，是在贾平凹家里，倒是贾平凹主动提出来跟我们合影。我们离开才发现，还有两拨人候着合影呢。

说起“名家”，有人说了两个奇怪的现象。第一个现象：离开家乡的人才能成为名家。我没有做过统计，但是桐乡籍名人如茅盾、丰子恺、木心等，

大抵如此。虽然每个人离开家乡时的年龄、背景及原因各不相同，但他们出名时，确实一直在外。其中虽没有必然联系，但是一方面，离开生育、养育他们的小环境，来到更加广阔的天地，人的阅历自然不断丰富，接触面也越来越广，对一个人的成熟无疑大有裨益。另外，换了一个陌生环境，说话做事也就可以更加放开手脚，没有纠纠缠结，没有磕磕绊绊，自然可以在忘我的环境中将自己的特长发挥到极致。从这一角度而言，远离家乡的人更能出成就，或许还是有其必然性的。当然话说回来，那些成为名家的，最后大多叶落归根、魂归故里。哪怕不是亲情使然，也是因为中国人骨子里的“圆满”情结：从起点出发，哪怕走得再远，最终总应该回到原点。普通人是这样，想必名家也不能免俗。

第二个现象：与名家在一起的人，有更多的机会成为名家。我听一位名家朋友说起一件事。他说有一次和某某诗歌大咖一起吃饭，大咖冷不丁问他，认识不认识一个叫“康涇”的诗人。朋友说，挺熟啊，咋啦？大咖说，好像他做了一个诗歌平台，经常推名家的诗，现在影响蛮大的。我的名家朋友向

他做了详细介绍，那个大咖便记住了“康涇”这个人。不久，那位大咖的诗就出现在了“康涇诗家园”平台上。他在朋友圈转发之后，他的朋友又问起“康涇”这个人，他也不客气，给人介绍：康涇，我朋友，你要想在他平台发诗，跟我说。这不，“康涇”一下子在一定范围内成了“名家”。

那么问题来了，到底谁才是“名家”？其实这个问题一开始就困惑着我，也让我在选稿时总是有所纠结。有人问我：中国作协会员算不算名家？在全国重大诗歌赛事上获过重要奖项算不算名家？在国刊《诗刊》等一些核心文学期刊上发表过组诗算不算名家？如果“名家”的概念就这样简单、这样直接，我想早就不用纠结再三了。事实上谁是名家还真不好说。也有人说，既称之为名家，总要德高望重的吧，因此，“80后”“90后”的人肯定是不能入席的。我以为这个看法过于简单，过于绝对。其实，我心目中的“名家”，他（她）首先应该是“名人”，即在诗歌领域内有一定的知名度。哪怕他（她）的名字不为大家所熟知，至少他（她）的作品应该被人赞誉和传颂。其次，他（她）的作品应该有他

(她) 自己的风格与特色，让大多数人读了喜欢、印象深刻。这大抵是我对名家、作品的看法，也是我所认为的名家应具备的基本条件。其实细心的读者不难发现，我对于名家的理解，更多地源于他(她)的作品。换言之，如果作品不能被人称颂，哪怕你再有名，也与“名家”这个称呼有着不小的距离。

私心二：将“康泾诗家园”打造成国内诗歌品牌。

我向来是不缺乏关注的人，或者说，向来是不缺乏观众的人。这与我生活在桐乡这个小县城有关。就像我当初读的大学——说大学都有点汗颜——湖州师专，现在更名为湖州师范学院，20世纪80年代的时候就是大学里的“第三世界”，它的规模甚至比我就读的桐乡一中大不了多少。可就是在这个“小王国”里，我有幸担任过校学生会主席、远方诗社第四任社长、太湖文学社副社长、《湖州师专报》副刊主编等职。这些岗位给了我极大的锻炼，以至于我一参加工作就能比同龄人更快地适应，挑更多重担。我曾经设想过，若是我有幸考入了复旦、清华，我会是怎样的惨状。我始终认为，祸与福、得与失都是相对的。小有小的缺陷，但小也有小的妙处。

至少在被称为“碗大桐乡城”的小县城里生活，只要你稍稍努力，你的成绩就一定会被许多人看到。所以说，现在之所以能够取得一些文学以及其他方面的成绩，我仍然觉得应该归功于生活在桐乡这个小县城里——她让我得到了许多别人得不到的东西。我如果有什么知名度的话，也是因为这个小小的县城一直以来把我温暖地包围了起来，并且将给予我的这些温暖，也带给了所有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。



康泾诗家园

其实在我开设“康泾诗家园”平台之前，我还开设了一个叫作“康康家园”的博客（后改名“康泾的博客”）。虽然好多年没有打理，不过博客的访问量已经定格在139888上。只是做博客就像使用BB机一样，一阵风过去，就烟消云散了。这当然并不奇怪。有个词叫“华丽转身”。当你转换角色，以一种新的姿态出现时，你一定会赢得另一部分人的关注。只要你始终在台上精彩表演着，你就永远不用

担心底下没有观众。

曾经有一段时间，至少我比较熟悉的一些诗友都觉得，“康泾诗家园”这个平台能够约到那么多名家诗作，委实十分了得。海盐作协主席吴松良就曾经邀请我过去，就“康泾诗家园”平台的运作与文友们做交流。那时，我还真觉得我做了一件多么厉害的大事呢，得到了那么多人的关注，这些人甚至以能够上“康泾诗家园”这个平台为傲呢。我那时候真的认为，一个好的平台不仅可以推送名家名作，更主要的是通过这个平台，可以与全国各地的诗人进行交流，相互切磋，互鉴提高，实在是一件不可多得的好事。如果能够把它做成一个全国知名品牌，难道不是个人的骄傲、桐乡的幸福事吗？

2017年10月，我组织成立了凤凰湖诗社。陆岸成为其中一员。他是一位中学教师，之前爱好诗歌，却很少与人交流。加入诗社之后，他的阅读面日益扩大，加之他良好的悟性，诗歌创作日臻成熟，作品在国内许多刊物发表。与此同时，他也做了一个诗歌平台“一见之地”，还聘请几位热心的诗友做编辑。慢慢地，“一见之地”推送的名家也越来越多，

每期的点击量已经远远超过“康涇诗家园”，在国内诗歌界的影响力已不容小觑。伊甸在一次采风间歇，就曾指着陆岸的背影问我：年轻人到底厉害，你服不服？我笑笑：服，必须服！

“康涇诗家园”以后能不能打造成国内诗歌品牌？我觉得，这个问题现在已经一点都不重要了。

三

需要感谢三位热心诗人。

感谢慧子。她是从上海移居澳大利亚的。在“康涇诗家园”平台开设《名家》栏目之前，我与她并不认识，相互也没有一点了解，更不要说交往。就是这样一位素不相识的人，在平台推送她诗作之后，竟非常热心、毫无保留地推荐了近30位国内名家给我。几乎每次都是先把这位名家的情况介绍给我，得到我认同之后，再主动跟对方联系。有时候对方有些顾虑，她还帮我说服，然后再把他们的微信名片发给我，让我与对方能够顺利对接。我不知道这样一位素不相识的人为何如此热心，以至于有

一次我终于忍不住问她。她告诉我，她敬重一个为诗歌事业默默付出的人。她还说，她认可我完全出于两点考虑：第一，她认为我是有立场、有观点的人。她几乎每天关注“康涇诗家园”平台的推送，发现那些人品差的，我基本上不收录。第二，选的诗有品位。这一点我自认为不应归功于我。我始终认为，一位名家除非不愿意将他（她）的作品放在“康涇诗家园”平台上推送、不愿意编入本书，否则，拿并不能代表自己最高水准的作品来敷衍，我想，最终受影响的，还是他（她）自己的声誉。

感谢张烨。张烨是1948年出生的老作家，我的前辈。虽然大学时代起就久闻其名，但我一直无缘与她相识，也是通过慧子介绍以后才有了联系。我向她约稿，她非常客气、谦逊，或用“您”来称呼我，或尊称我为“老师”，让我这样一位名不见经传的后辈受宠若惊。尤其令我感动的是，她那期推送之后，当天就有几百元打赏，按照事先约定需要转付给她，可是她一再婉拒。她说，你一个人支撑一个平台挺辛苦的，应该对你表示敬意才对。

感谢孙思。她是《上海诗人》副主编。她也是

这里我要感谢的三位诗人中唯一见过面的。第一次见她，是在北塔、柳文龙作品集的研讨会上，嘉兴晓弦师兄组织，孙思从上海赶来参加。她从一个编辑的角度谈了诗歌写作者需要摈弃的一些低级错误，让我印象深刻。后来又在嘉兴“月河·月老”杯全国爱情散文诗大赛活动上见到她。那是我第一次硬着头皮写散文诗，居然得了个鼓励奖。因为很匆忙，当时我们没有过多交谈。第三次也是在嘉兴，我送了她刚出版的诗集《50°》，她看了几首，连说“不错”，就直接跟我约稿。我以为她只是随口说说的，活动结束后也就忘了这事。没想到过了几个月后，她又主动跟我提约稿的事，我便选了一组发过去。又过了两个月，她又主动发我链接，是新一期的《上海诗人》目录，其中收录了我的一组诗。以前常听前辈说，20世纪报刊的编辑如何如何主动、如何如何负责任，我想我也有幸遇上了。这以后，我发现她不论多忙，都会留意“康泾诗家园”推出的内容，还时不时点赞。其实我知道她很忙，所以更加从内心深处，感谢她对“康泾诗家园”的关注。

要感谢的人远不止这三位。比如诗人陈荣来、

雪鹰等，也都帮我推荐过好些诗人。正因为这些素不相识、从未谋面的诗人热心相助，才使得“康涇诗家园”这个平台维持至今，《中国当代诗人诗选》才得以问世。还有一些诗人，如胭脂小马，一位生活在陕西省镇坪县的诗人，在“康涇诗家园”平台上推送她的诗作之后，一直与我保持联系。除了经常关注“康涇诗家园”这个平台，她还“冷不丁”微信上向我约稿，向国内的一些文学刊物推荐。这些诗人的善举，更让我相信，在这个世界上，我们不仅要把诗写好，把自己热爱的事业做好，更要与人为善，这样你才会得到别人的信任、理解和尊重。这个世界，或许就是被这样的真诚和善良包围着，我们才不会感到孤单。

最后要感谢桐乡市文联主席李新荣、副主席褚万根，他们对本书的出版倾注了大量心血。在现代诗远没有得到社会大多数群体接受和热捧的当下，他们能够给予精神上的鼓励和支持，实属珍贵！

康涇

2019年10月24日

于凤凰湖诗社成立两周年纪念日